

責任編輯：李 焯

生與死

舒 非

清明前後一直在記掛去世的親人，不由想到生和死。跟身邊人討論，他認為人死了便萬籟俱寂，一切煙消雲散，根本沒有所謂的「天堂」或「極樂世界」。我有所保留。我不能相信，人死了便灰飛煙滅，一點點痕跡都沒有，就像從來就沒來過這世界一樣。他和我，都沒有辦法證實，誰是誰非，無法判斷，只是討論的話題而已，誰也說服不了誰。當然，也無說服的必要。

我在想，雖然無法證實，但我還是寧願相信，壞人下地獄，好人上天堂。我還是願意相信，冥冥之中，靈魂有個去處，有一個歸屬。

這樣相信，也許是為了活着的人，那是一種心靈的撫慰。有的人，得了絕症，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，選擇了信教或者皈依，其實這也是尋求心靈平靜，安然面對死亡。我說那是正確的決定，知道靈魂有個去處，心中有了信仰，接下來的日子，就不會特別恐懼。得了絕症已經不幸，假如每時每刻都活在恐懼害怕之中，那就更加不幸。

相信善有善報，相信天堂地獄，還有一個好處，那是「有所敬畏」。因為有所敬畏，就不會無法無天，不會傷天害理。

世間萬物，人最聰明。因為特別聰明，就會做很好的事，一樣道理，也會幹最壞的事。人人心假如沒有約束，為所欲為，道德淪喪，那真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，非常可怕。



「乖」，是「乖」與「不乖」，彷彿世上只剩下這兩種人。乖，代表懂事、服從。這些人，不問緣由，緊遵指令，通常是「乖」的執行者。他們也樂於知命，心思簡單，又明白上級旨意，從無怨言，不會反駁，實在惹人喜歡。

然而，世上沒有任何人永遠正確，當乖人充斥，全公司充滿祥和氣氛，缺乏意見，只會越發庸庸碌碌；遇上決策有誤，乖人仍然順從，無知無覺，乖人是不會質疑的。好的領導，最怕「乖」的下屬，沉默順從，沒有新意，缺乏糾錯動力，大家嘻嘻哈哈外表融洽，實一潭死水，最後被歷史淘汰。奈何，要接受並善用那些「不乖」又有時失控的下屬，無疑要多費心力，領導本人亦需極大耐耐，才能駕馭，又談何容易。

「乖」，是「乖」與「不乖」，彷彿世上只剩下這兩種人。乖，代表懂事、服從。這些人，不問緣由，緊遵指令，通常是「乖」的執行者。他們也樂於知命，心思簡單，又明白上級旨意，從無怨言，不會反駁，實在惹人喜歡。

然而，世上沒有任何人永遠正確，當乖人充斥，全公司充滿祥和氣氛，缺乏意見，只會越發庸庸碌碌；遇上決策有誤，乖人仍然順從，無知無覺，乖人是不會質疑的。好的領導，最怕「乖」的下屬，沉默順從，沒有新意，缺乏糾錯動力，大家嘻嘻哈哈外表融洽，實一潭死水，最後被歷史淘汰。奈何，要接受並善用那些「不乖」又有時失控的下屬，無疑要多費心力，領導本人亦需極大耐耐，才能駕馭，又談何容易。

乖

雲家洛

「乖」，是「乖」與「不乖」，彷彿世上只剩下這兩種人。乖，代表懂事、服從。這些人，不問緣由，緊遵指令，通常是「乖」的執行者。他們也樂於知命，心思簡單，又明白上級旨意，從無怨言，不會反駁，實在惹人喜歡。

然而，世上沒有任何人永遠正確，當乖人充斥，全公司充滿祥和氣氛，缺乏意見，只會越發庸庸碌碌；遇上決策有誤，乖人仍然順從，無知無覺，乖人是不會質疑的。好的領導，最怕「乖」的下屬，沉默順從，沒有新意，缺乏糾錯動力，大家嘻嘻哈哈外表融洽，實一潭死水，最後被歷史淘汰。奈何，要接受並善用那些「不乖」又有時失控的下屬，無疑要多費心力，領導本人亦需極大耐耐，才能駕馭，又談何容易。

「乖」，是「乖」與「不乖」，彷彿世上只剩下這兩種人。乖，代表懂事、服從。這些人，不問緣由，緊遵指令，通常是「乖」的執行者。他們也樂於知命，心思簡單，又明白上級旨意，從無怨言，不會反駁，實在惹人喜歡。

然而，世上沒有任何人永遠正確，當乖人充斥，全公司充滿祥和氣氛，缺乏意見，只會越發庸庸碌碌；遇上決策有誤，乖人仍然順從，無知無覺，乖人是不會質疑的。好的領導，最怕「乖」的下屬，沉默順從，沒有新意，缺乏糾錯動力，大家嘻嘻哈哈外表融洽，實一潭死水，最後被歷史淘汰。奈何，要接受並善用那些「不乖」又有時失控的下屬，無疑要多費心力，領導本人亦需極大耐耐，才能駕馭，又談何容易。

「乖」，是「乖」與「不乖」，彷彿世上只剩下這兩種人。乖，代表懂事、服從。這些人，不問緣由，緊遵指令，通常是「乖」的執行者。他們也樂於知命，心思簡單，又明白上級旨意，從無怨言，不會反駁，實在惹人喜歡。

然而，世上沒有任何人永遠正確，當乖人充斥，全公司充滿祥和氣氛，缺乏意見，只會越發庸庸碌碌；遇上決策有誤，乖人仍然順從，無知無覺，乖人是不會質疑的。好的領導，最怕「乖」的下屬，沉默順從，沒有新意，缺乏糾錯動力，大家嘻嘻哈哈外表融洽，實一潭死水，最後被歷史淘汰。奈何，要接受並善用那些「不乖」又有時失控的下屬，無疑要多費心力，領導本人亦需極大耐耐，才能駕馭，又談何容易。

「乖」，是「乖」與「不乖」，彷彿世上只剩下這兩種人。乖，代表懂事、服從。這些人，不問緣由，緊遵指令，通常是「乖」的執行者。他們也樂於知命，心思簡單，又明白上級旨意，從無怨言，不會反駁，實在惹人喜歡。

然而，世上沒有任何人永遠正確，當乖人充斥，全公司充滿祥和氣氛，缺乏意見，只會越發庸庸碌碌；遇上決策有誤，乖人仍然順從，無知無覺，乖人是不會質疑的。好的領導，最怕「乖」的下屬，沉默順從，沒有新意，缺乏糾錯動力，大家嘻嘻哈哈外表融洽，實一潭死水，最後被歷史淘汰。奈何，要接受並善用那些「不乖」又有時失控的下屬，無疑要多費心力，領導本人亦需極大耐耐，才能駕馭，又談何容易。



青海玉樹地震，規模和死亡人數，雖比四川汶川地震那次少得多，但在四川汶川地震的震動絲毫不亞於那一次。在慈善事業日漸發展的內地，捐款行動也日漸成風。上次由企業、民間團體和個人共捐出了十五億多的善款，這是一回是二十四億，足見內地人民的人道關懷精神，在大災大難中迅速成長。

有了「網絡」就有了「真相」，也有了「謊言」。募捐善款當中，明星們大腕們起了呼嚕應召的作用，其行為常被網絡追蹤放大，網民們也由此讀到了真真假假的消息。人們記憶猶新的，恐就是章子怡的「詐捐羅生門」事件了。雖已有人多番站出來說明，但造成的影響卻很難澄清。現在人們在網上又見到了明星捐款數目，一筆一筆清清楚楚。從數字看，似乎以小品王趙本山大叔所捐最多，汶川地震他捐出二百萬。和西南旱災他捐出二百萬，這次也是二百萬。和這筆錢相比，這些是大腕的明星們所捐就可謂是寒酸了。列出這些大腕的明星們所捐公布實在是十分不必要，也很不道德。這就把明星們的一片善心放到了公眾道德的審判台，把一場義舉善舉變成了小市民指指點點、說三道四的八卦集體行動，褻瀆了大腕或明星們的本意。

慈善事業本來的「心」，有一份心的參與是最重要的。這種細細表卻傷害了慈善事業的精髓，我以為大可不必把它當一回事。

捐輸

姍 而

或許這是知識分子才有的感慨，就是人始終是寂寞的。不論你有多少親人，多少好友，多少歡聚，多少事業，當曲終人散，獨自一人時，仍會有一種無法排遣的寂寞襲上心頭。

尤其是遭遇打擊時，事業失敗時，患上重病時，面對死亡時，不論有多少人表示慰問和支持，你會覺得最後還是要自己獨自面對，這時就更為寂寞。由於覺得其實無人能幫到自已，還要應酬他們，向他們致謝，就會厭煩，這已是許多人在極大困境和重病時不願見人的原因。知識分子平常的寂寞往往是一種不被理解的寂寞，知子莫若父，父母真的了解我嗎？知夫莫若妻，夫妻間的互相瞭解，才說：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！可能一無所得，才說：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！不能徹底了解其底層不能怪人，我們何曾把百分之二十的自己坦露某個人前？這其中有信任問題，有是否適合問題，有願處對方是否理解問題，有不能接受問題。因此別人只能了解我們百分之二十，是必然的了。

作為寫作者，長時間通過文字透露心聲，表白靈魂深處的種種，結果這個讀者了解百分之二十，那個了解百分之二十，許多讀者拼湊起來，跟百分之二十的你比較接近了。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書獎」不荒謬

黃子程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無法排遣的寂寞

阿 濃

或許這是知識分子才有的感慨，就是人始終是寂寞的。不論你有多少親人，多少好友，多少歡聚，多少事業，當曲終人散，獨自一人時，仍會有一種無法排遣的寂寞襲上心頭。

尤其是遭遇打擊時，事業失敗時，患上重病時，面對死亡時，不論有多少人表示慰問和支持，你會覺得最後還是要自己獨自面對，這時就更為寂寞。由於覺得其實無人能幫到自已，還要應酬他們，向他們致謝，就會厭煩，這已是許多人在極大困境和重病時不願見人的原因。知識分子平常的寂寞往往是一種不被理解的寂寞，知子莫若父，父母真的了解我嗎？知夫莫若妻，夫妻間的互相瞭解，才說：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！可能一無所得，才說：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！不能徹底了解其底層不能怪人，我們何曾把百分之二十的自己坦露某個人前？這其中有信任問題，有是否適合問題，有願處對方是否理解問題，有不能接受問題。因此別人只能了解我們百分之二十，是必然的了。

作為寫作者，長時間通過文字透露心聲，表白靈魂深處的種種，結果這個讀者了解百分之二十，那個了解百分之二十，許多讀者拼湊起來，跟百分之二十的你比較接近了。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紐約揮懷

王 渝

我曾經在託兒所工作好幾年。我們的班有二十五、六個孩子，一位班主任，兩位助教。班主班主羅莎注視著孩子們的各方面發展，當地稱讚某孩子學認字多，或者善於數數的同時，也不忘記讚美其鞋帶綁得好，扣子扣得整齊的孩子。這很不同於我的經驗。我們華人家長通常只注重學科成績。這次到洛杉磯玩，看到華人社區中，這種現象更是變本加厲，補習班多到驚人的地步。

克勤是一家進出口公司的經理。他說正煩惱着，因為有位小主管為他屬下，一位文員要求加薪，克勤為難的是那位文員並非無專長。我們說那還簡單，走人完事。克勤說：「這個人，不是一般的能幹。從接電話，到處理文件，甚至跑外勤樣樣行，而且電腦在行極了。他很難再找到這麼一個人。」

他這想法頗為類似注重學科成績的家長。我說：「一個人這麼多面手，不就是專長嗎？」克勤若有所思，連說：「對，對。加薪，留人。」美國某處，曾經流行「藍絲帶運動」。鼓勵人們在藍絲帶上寫下肯定別人的事跡，然後將絲帶送給他。一對夫婦，在藍絲帶上寫着：「姐姐雖然讀書出類拔萃，但我們同樣為你的待人親和，善於照顧別人，而感到驕傲。」送給他們的另外一個孩子。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何處可居？

關 平

大學畢業三年，怎樣去解決居住問題，面對樓價急升呢？

如果我是單身一人，大學畢業，工作三年，有一份起碼足夠生活的工資，算月入一萬五千元好了，有何選擇呢？

可以考慮住新界的村屋，大埔汀角道一帶丁屋，七百呎，兩房一廳，月租五、六千元，租金剛好佔月薪的三分之一，應該有能力居住。

連乘小巴轉乘火車去九龍上班，單程十三元，來回二十六元，三十元不到，一個月計，交通費一千元左右，還有能力負擔。如果在港島區工作，還離島島是合理選擇，乘離島小輪去中環，單程約一小時，船費二十元，也是一千元左右的交通費，村屋月租五千元應足夠了。可以考慮住南島，長洲或坪洲，都算可接受距離。住愉景灣租金會貴點，渡輪島也較高。我也考慮考慮，已是個自給自足的離島小鎮，不過，周末擠一點，話得回來，每逢周末，又有哪個離島不擠迫？

我舉例的月薪一萬五千元不算過高。政府工作或資助機構的人職階會更高一點，一般商業機構，可能是一萬二千到一萬五千，比我的例子相距不遠。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可愛的藍絲帶

王 渝

我曾經在託兒所工作好幾年。我們的班有二十五、六個孩子，一位班主任，兩位助教。班主班主羅莎注視著孩子們的各方面發展，當地稱讚某孩子學認字多，或者善於數數的同時，也不忘記讚美其鞋帶綁得好，扣子扣得整齊的孩子。這很不同於我的經驗。我們華人家長通常只注重學科成績。這次到洛杉磯玩，看到華人社區中，這種現象更是變本加厲，補習班多到驚人的地步。

克勤是一家進出口公司的經理。他說正煩惱着，因為有位小主管為他屬下，一位文員要求加薪，克勤為難的是那位文員並非無專長。我們說那還簡單，走人完事。克勤說：「這個人，不是一般的能幹。從接電話，到處理文件，甚至跑外勤樣樣行，而且電腦在行極了。他很難再找到這麼一個人。」

他這想法頗為類似注重學科成績的家長。我說：「一個人這麼多面手，不就是專長嗎？」克勤若有所思，連說：「對，對。加薪，留人。」美國某處，曾經流行「藍絲帶運動」。鼓勵人們在藍絲帶上寫下肯定別人的事跡，然後將絲帶送給他。一對夫婦，在藍絲帶上寫着：「姐姐雖然讀書出類拔萃，但我們同樣為你的待人親和，善於照顧別人，而感到驕傲。」送給他們的另外一個孩子。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又有什麼問題？又有何荒謬之處？

「香港書獎」如同「香港電影金像獎」（作者自設，卻不理會此一活動的緣起），因「金像獎」設編導、攝影、美工、音樂及最佳電影，則「書獎」就頒發給書本身、作者、供應商、植字員、編輯……這明明是無理取鬧！書獎只是想擴大評審，選出一些今年好書從而鼓勵閱讀而已，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奚落與嘲弄，寫文章的那位先生，居心何在？

今年出版界的新書，最有可讀性的（雖然絕難客觀，但擴大評審者，讓更多讀者朋友參與選書，求取相對的客觀。）就是這十本，讓市民有張書單而已，試問